

陆贵山文集

第四卷

作家出版社

现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的时滞和冲突。较而言之，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它渗透并规范着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论和文学的全方位和全进程，成为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论和文学的核心和灵魂。人们为了将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同文艺复兴以降乃至启蒙运动、狂飙^{时期}运动的那种光明的古典的人文主义相区别，往往把前者称为个人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内蕴和精神意向和光明的古典的人文主义是迥然有别的。光明的古典的人文主义作为新资产阶级阶层的思想武器，其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的封建专权，追求

陆贵山文集

第四卷

文艺理论卷

陆贵山 著

作家出版社

目录

文艺人学初探	/1
引 论 文艺理论研究视角的重大转换	/3
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7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22
人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37
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59
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75
人的共同性和人的差别性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89
人性善和人性恶的斗争和和谐与文学	/102
人的历史活动和审美活动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120
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文艺人学思想的综合分析	/148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思想和西方现当代的新人本主义的人学思想的比较分析	/177
文艺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	/212
文艺伦理学概要	/229
文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	/231
文艺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252
文艺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264
文艺的本体论——真善美三位一体	/276
文学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	/297
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	/308

文艺人学初探

引 论 文艺理论研究视角的重大转换

运用人学思想，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系统地考察人和文学的关系，确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课题。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具有系统的人学理论尚无定论。国内外的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三个马克思乃至多个马克思的激烈的论争。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信奉科学主义思潮的学者多半把马克思曲解为非人化、非主体化的唯物主义者；推崇人本主义思潮的学者竭力将马克思打扮成非历史化、非客体化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倾向都是把马克思篡改为他们心中所希望的、能被他们所利用的马克思，然后再用被他们自我化了的马克思的权威来支撑和宣扬自己的观点。实质上，马克思是客体性和主体性、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统一论者。这样那样地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化或非人文化都是错误的。在认识和处理文学和人、文学和时代、历史、社会 and 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曾发生过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颇，以致产生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不良倾向；新时期以来，由于人道主义思潮的重新崛起，仿佛又把问题翻转和倒置过来，不适度地强调人和文学的关系，以致出现了拒斥和消解历史和文学的关系的强劲势头。这两种极端均不可取。然而，怎样从文学与历史的联系中突出深入探讨文学与人的关系是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迫切的不可推诿的学术使命。“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写人的，是人写的，是人看的。人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贯穿于文学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实质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对以往所有的人学理论的伟大变革和历史超越。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相互联结的关系范畴中，或通过相互联结的关系范畴而存在。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选取一些具有密切相关性的重要关系范畴，诸如：人的客体性和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物质关系和人的思想关系、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人的共同性和人的差别性、人性善和人性恶、人的历史活动和人的审美活动等诸多方面，进行宏观的辩证分析，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内在的深层的逻辑结构，从而有利于建构以人学思想为根基的框架式的文艺理论体系。诚然，这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

只是勾勒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系统的学术轮廓是不够的，有必要对影响最大的西方现当代的人本主义，特别是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潮和流派的重要论点，进行梳理和阐释。20世纪以来，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论、文论和文学好像进入了一个纷纷扰扰、沸沸扬扬的世界，异说迭出，流派纷呈。这些带有强烈反叛精神的独特、新奇乃至怪诞的人论思想和文论思想不仅在西方社会而且在涌入中国之后产生了深刻的有震撼力的影响。把握和驾驭这种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总体倾向和精神实质，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合理内核和有营养的思想成分，对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由于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非常繁富、冗杂和纷乱，笔者尽可能地对这些代表性的人论、文论和文学进行了概括性的总体描述，大体上揭示出这些新人本主义的人论、文论和文学具有“三反”（即反现实、反传统、反理性）、“三化”（即自我化、内向化、脆弱化）、“三性”（即否定性、悲观性、虚妄性）的基本特征。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同时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体认和理解，以

便从中承接和吸纳具有合理内核的思想成分，力图从魅力与局限、对峙与互补、宏观与微观、主元与多极、态势与走向等诸多方面，对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优势、强项和突出特点表现为有主元的宏观研究；而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则表现为无主元的多极的微观研究。两者都存在着特定意义上的魅力和局限。两者之间既相异相激，又互渗互补，形成一种彼此得以激发竞进的张力和驱力。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对峙和悖立是多方面的。应当也必须把西方现当代学术界通过多极化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即那些大量的被称为“深刻的片面的真理”，进行整合、批判、改造和继承，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框架中去，用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以增强时代特色。曾经有一种几乎成为定论的成说，认为西方现当代的一切学术思想的论争都可以归结为流行于整个欧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冲突。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却是不准确的。应当有意识地把文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矛盾转换为文学中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峙和悖立。文学中的一切歧异和纷争都可以导源于和归结为这个文学母题的派生物和衍射物。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既反对抹杀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也反对拒斥文学中的历史精神，甚至将文学中的历史因素随意人道化、主体化和情绪化的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弊端。用历史精神抵制人文精神或用人文精神消解历史精神都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无史的文学或无人的文学都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应当也必须把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文学中的历史精神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了探讨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深刻的内在联系，要特别注意解决如下一些复杂的关系问题：（1）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同对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都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追求发展，尽可能对

一些重大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问题作出新的解释。本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把坚持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在坚持中发展，不发展也无法坚持。(2) 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尊重和选择传统的人论和文论思想中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合理内核，使其发扬光大，同时又以开放的心态和远大的目光，锐意创新，勇于开掘西方现当代的人论和文论中的思想宝藏，内化为富有时代感的人论和文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3) 正论与驳论的关系。体现建设为主，以立为本的原则，有意识地把立和破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破不立，固然有理，但不立也不能有真正的破。破不应代替立，通过破必须达到立的目的。(4) 分析与综合的关系。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好像开始从分析的时代进入到综合的时代。20 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想景观异彩纷呈，气象万千。分门别类的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多极面的研究成果达到了相当细腻和精深的程度，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辩证思维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性和再生性的整合提供了丰赡的思想资源。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结构应当是一种充满张力和合力的有序的系统结构，好比一幅杰出的画作，既有精美的细部，又必须有宏伟的构图。我们坚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具有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定会建构起来。让我们面对本世纪的文化 and 文论耀眼的夕辉，去迎接新世纪的文化和文论的更加灿烂的晨曦。

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一、 人的客体性和文学

文学是人学。必须完整地阐释这个蕴含十分丰富的命题。文学是写人的，又是人写的，人写的和写人的文学是给人看的。这里包含着创作主客体和接受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审美主客体的中心角色是人。因此，人与文学或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学存在着亲情般的血缘关系。无人的文学或无文的人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自人类从自然界分化、提升出来以后，特别是当语言和其他传播媒介被创造和使用以来，人和文或文和人便产生了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人们总是从主体的视角看人，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研究作为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作者和读者作为特殊的人的本质、结构、素养、个性、旨趣和能力是必须不断深化和强化的。然而，人也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具有审美属性和审美价值的对象性的客体。人作为客体的存在形态既是一体化的，又是多重化的。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以依附和自主、受动和主动，同自然界既合作又抗争，既依赖又索取，和自然界同生共存，经历着相应的发展和变化。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人作为认知对象，经过创作主体的体验和分析，把握被描写的人的特征、意义和价值，反映到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中去。从价值论的意义上说，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往往以价值的载体和承担者同创作主体发生一种附丽着审美意蕴的价值体认关系，使对象的

价值属性和主体的价值选择形成一种内在深层的相通性和互补性，产生高价值、高品位的文学精品。因此，不论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还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或者从价值论的意义上说，人和人的生活都是文学的根基和母源。

人和人的生活从横向和纵向看，都是既主导又多样的。社会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是人和人的生活的基本方面。围绕并与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相适应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存状态、生命活动、精神需求的现状、历史和未来以及不管主动的还是受动的所形成和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都理所当然地被包含在人的内涵之中。从横的方面说，文学主要表现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人和人的生活；从纵的方面说，文学主要表现人的历史和历史过程中的人和人的生活。这样，前者侧重于突现文与历史的人的关系，后者侧重于突现文与人的历史的关系。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文、人、史都可以还原为人自身的内外部血肉相连的有机结构。文中主客体之间的对话，包括文中主客体同史的对话，都是解读凝聚于文本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自我言说。当然这个“自我”并非是个体的“独我”，而是群体的、有差别的自主性存在。无论怎样，只有将文与人、文与史的关系变成或转换为一种相互肯定的对象性关系，把对应于主体的客体从“本然的存在”的生成为“为我的存在”，才能建立和确定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和价值的主客体关系。

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所提出的要求被对象化的审美对象接受以后，这种审美客体应当成为审美价值的承担者，成为审美意向的载体和受体。具体到人和人的生活而论，必须是带有审美意味的诗化的客体和对象，文学的审美指向应当发现和挖掘生活中的人的美或人的生活，从而为建构和实现人和生活的审美工程，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境界和文明程度承担起不可推诿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然而，必须看到，人作为审美客体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1）人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的人或作为自然的有机部分，过去、至今乃至将来必定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自然属性，因此文学

适当地、合理地表现人的生理因素、原始冲动、本能欲望，描绘人体美、感官美、外在的情态美和风度美以及两性之间爱恋关系，具有特定场合、境况、条件下的必要性。(2) 人作为审美客体的社会存在。“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正在于通过自己有组织、有分工、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脱胎并孤立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有自主意识的“自为存在”。表现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生活理应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中心、强音和主调。这一点已被历来文学史实所确证。由于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和与人的亲缘关系，使文学必然关注人的社会存在，以求推进和改善人的生存、发展的社会状态，使人的性格、素质和命运得到美化和优化。(3) 人作为审美客体的精神存在。人是社会中有意识、有精神活动的“万物之灵长”。人的心灵世界和人的丰富多彩的思想天地，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在人的头脑和思维中的投影和折光，人的内宇宙的运行和变幻，人的想象和幻想，人的心理结构的复杂的奥秘，人的意向和对目标的追寻和探索，无不文学家们所捕捉和阐释。因此，文学和心理学是密不可分的。写文的人追寻和探索被写进文的人的心灵世界的秘密和展示精神境界的景观，表现人的心灵史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本来是一体化的，是一个人同时存在着的多种属性。但这多种属性在存在之中不是彼此平列和等同的，而是存在着主次之分的。应当说，作为审美客体的人，其社会存在是基本的、首要的、主导的，是起支配作用的方面。人的自然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已不是本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它往往被社会因素所渐渐改变，越来越被社会化了，打上文明的标记，受伦理道德原则的规范。至于人作为审美客体的精神存在，包括人的心灵世界、精神意向、心理活动往往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社会活动在人的思想意识中的投影和折光。这种精神存在或精神现象的最终根源是来自社会的人的生活，是社会的人的生活的心理表现和精神表现。或者说，人的精神存在或精神现象只不过是精神层面表现出来的经过精神和心理机能改造过

了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现象。因此,脱离社会存在或社会现象根本无法对人的精神存在或精神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学表现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而带有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根本性质。

注重人作为审美客体的对象性存在的不同属性、不同特性的层面,可以程度不同地引发出不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诸如,从人的本体论视角审视和表现人,多半会使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揭示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因素,从人的认识论视角观察和表现人,必然会使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渗透着比较浓重的反映论的思想意识成分;从价值论的视角选择和表现人也会使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侧重开掘创作主体同作为创作对象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形成价值论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

如果创作主体用静态和动态的眼光看待人作为审美客体的这种对象性存在,或揭示人的现实的生存方式、生活状态、生活境况,或表现作为历史运行的主体和承担者的人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展示人的发展前景和历史进步的趋势,以此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会融进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思想意识因素,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

如果创作主体着重考察和表现作为审美客体的人的对象化存在的不同方式,也不可能不对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性质和内容产生明显的影响,打上特定的烙印。注重表现人的自然存在,即把人作为自然人加以描写,一定会不同程度地流露和显示出自然主义的倾向。注重表现人的社会存在,必然使文学创作的内容和文学观念的思想意识属性附丽着社会学和反映论的特色。注重表现人的精神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的心理学因素势必会占据主要乃至制导的地位,如此等。这些简括的梳理和论证表明,如果审美主体认同、尊重作为审美客体的多方面的属性和特质,即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对与之相适应的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审美客体的承担者的人的不同存在方式采取容纳、选择、提炼的肯定态度。换言之,只有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相互渗

透、彼此沟通的交互作用的境况下，审美客体的对象性存在的各种属性、特征、方式才能对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产生相对应的重要影响。

二、人的主体性和文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先是从人同自然的关系着眼来论述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说，对人的外部世界来说，“人始终是主体”^①；又讲，“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②，“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但他又坚定地认为，“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④。马克思、恩格斯把人视为一种强大的特殊的有意识能力的物质力量，肯定只有这种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然而在社会和历史的范围内，生产方式和物质力量尽管起到极其重要的杠杆作用，但它们毕竟又是被人格化了的存在，人是生产方式和物质力量的载体和承担者。因此，社会的物质关系背后掩盖着并顽强地表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虽然人的关系借助物的关系来说明，但物的关系也必须通过人的关系来阐释。这种人、物关系往往可以还原为人自身的关系。文学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也通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即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同作为审美客体的人之间的审美关系。文学是写人的，是人写的，又是写给人看的。这三种人作为主体、对象和读者划定了审美场或审美圈中的人学领域。人具有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双重属性。作为审美客体，我们从它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各种属性、特质和方式做了概括性的描述，现在应当相应地对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基本特征、结构和功能加以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5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57。

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这种人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劳动和社会实践的产物。自从原始人把一块天然石块打磨成石斧，便表明了人的初级状态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人猿揖别”的基本标志。人的主体性特征、结构和功能的进化和演变是与历史即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历程相同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人或人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不断塑造着人自身。

恩格斯曾以德国诗人歌德为例，阐发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世界观和文学观乃至作为作家的主体方面的性格、特征、结构和才能都是他所在的“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②。恩格斯的这个论点对我们有深刻的思想启示。它揭示了“历史结构”和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结构的深层联系。正如人是历史的人一样，历史也是人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从同审美客体的对应性的关联中把握和揭示审美主体的基本特征。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自觉性主要表现在如下诸多方面。

审美创造能力。文学是作家、艺术家创造性思维的以物化形态呈现的精神产品，创作主体的想象、幻想和加工制作的创造才能是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创造能力是人所固有并不断扩展的本性，“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③。因此，审美创造和再创造的能力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的体现、显示和自我肯定。审美创造能力不是单方面单方向的，而具有双重性的功能，不仅创造了主体的物化世界，即“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的对象化存在，而且同时也提高并扩展了“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④。括而言之，审美创造能力通过对象化的审美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审美客体或审美对象，也相应地创造了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感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57。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79。

审美情感因素。审美关系的核心是人同外部对象的情感上的沟通和交融。审美主体感性地把握审美客体需要“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表现“我的本质活动的激情”^①。马克思十分强调审美情感机制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②他企盼凝结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的艺术形象能够“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③，并希望“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他反对“病态的欲望”和“最下流的意念”，鄙视精神上的“腐化堕落”，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意念的实现”^④。他竭力维护审美活动的纯洁性，反对为了“诱取黄金鸟”和“摘取金苹果”，把闪耀着灵光的审美活动“湮没在发财欲”和“利己主义”的污浊的冰水之中，可见，玷污和亵渎正常的健全的乃至圣洁的审美感情和激情，无疑是对人的有价值的生命需求的自我否定。

审美意念指向。审美意向是审美活动的目的性和目标感指归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主体所从事的审美创造活动绝不是同意志或精神意向无涉的。审美关系虽然以情感活动为主要标志，但情感活动不能疏离于审美主体同时进行着的认知活动和意志活动之外。换言之，情感活动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不能有渗透着或伴随着相应地渗透着的审美主体的认知活动和意志活动，脱离认知活动（求真）和意志活动（求善）的审美活动是很难想象的，没有认知活动为基础、意志活动为指向的情感活动势必使审美活动的水准、价值和目的受到损害、降低乃至扭曲审美活动的本质和功能。主体意识和对象意识是相对应的。审美创造所表现的对象，“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⑤。审美活动作为“自由的自觉的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79。

动”，必然“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①。这里最明显地表明，审美活动所选择表现的对象和所加工创造出来的对象都受意志的支配，成为审美主体表明自己生命意志的载体，即成为“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②。

·审美个性特征。审美活动作为个体的自由自觉的创作活动，尽管必须以人类和群体的因素为根基，但生活在人类和群体中的自我审美活动的个性特征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体通过艺术创作表现自我生命的需求、价值、意义和目的的指向十分明显和强烈。这里当然存在着一个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一个是否合理地、正确地、适度地、积极地流露和表现艺术个性的问题。但这毕竟是一个不能躲避和淡化的问题。个体的审美活动的全部过程始终“不致在对象里面丧失自身”，以“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使自己的“生命外化”，从而使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对象既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同时又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③，从而能“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并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

综上所述，审美创造能力、审美情感因素、审美意念指向、审美个性特征这些创作主体的基本素养和特性都是审美活动中所必须同时具备的。这些审美主体的基本特性同相应的审美对象的交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文学作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不同的作家、艺术家对这些审美主体的基本特性所拥有的程度或达到的水准是有差异的，或有所倚重，或有所倾斜，或发挥得合理、充分，或宣泄得反常乃至病态。以审美主体的基本特性和审美客体的相应属性的关系而论，作为审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9。